[illegible]

[illegible]

皇極辨 此篇論皇[illegible]極者至[illegible]之義

書洪範曰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
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
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
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
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
[illegible]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
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

[illegible]

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洛書九數而五居中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安國訓皇極為大中洪範五皇極注云大中之道大立其有中謂行九疇之義而後之諸儒莫有以為非者予嘗考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至則可而直謂極為中則不

可若北辰之為天極屋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周禮所謂民極者禮天官惟王建國辨方正位體國經野設官分職以為民極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並失之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謬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於洪範之文易皇以大易極以中而讀之則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之屬為何等語乎故予切獨以為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標準也人君以一身立乎天下之中而能修其身以為天下至極之標準則天下

之事固莫不協於此而得其本然之正天下之人亦莫不觀於此而得其固有之善焉所謂皇極者也是其見於經者位置法象蓋皆本於洛書之文其得名則與夫天極屋極民極者皆取居中而取極之意初非指中為極也則又安得以是而訓之哉曰皇建其有極者言人君以其一身而立至極之標準於天下也曰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言人君能建其極而於五行焉得其性於五事焉得其理洪範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至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則固五福之所聚而又推以化民則是布此福而與民也曰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者言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準而從其化則是以此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天下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者言民之所以能若此者皆君之德有以為至極之標準也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者言君既立極於上而民之從化或有遲速深淺之不同則其有謀為操守者固

當念之而不忘其不能盡從而未抵於大戾者亦當受之而不拒也曰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者言人有能革面而以好德自名雖未必出中心之實亦當教以修身求福之道則是人者亦得以君為極而勉其實也曰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者言君之於民不當問其貴賤強弱而皆欲其有以進德故其有才能者必皆使之勉進其行而後國可賴以興也曰凡厥正人既

德高下有萬不同而吾之所以應於彼者矜憐撫奄懇惻周盡未嘗不一也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言民皆不溺於已之私以從夫上之化而歸會于至極之標準也析而言之則偏陂好惡以其生於心者言也偏黨反側以其見於事者言也遵義遵道遵路方會其極也蕩蕩平平正直則已歸于極矣曰皇極之

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其大指蓋如此書洪範武王訪于箕子云云箕子乃言曰云云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注云天與禹洛出書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于九雖其奧雅深微或非淺聞所能窺測然嘗試以是讀之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者但先儒昧於訓義之實且未嘗講於人君修身立道之本既誤以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辭多為含洪寬大之意因復誤認以為所謂中者不過如此殊不知居中之中既與無過不及之不同而無過不及之中乃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以

毫釐差者又非含糊茍且不分善惡之名也今以誤認之中為誤認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量則漢元帝之優游前本紀贊上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唐代宗之姑息刑法志代宗性仁恕常以用刑為戒諫者諷帝政寬帝曰刑法峻急朕不忍也范祖禹曰德宗紕政尤多而大弊有三一曰姑息藩鎮云云一有奉天之亂而心隕膽破惴畏姑息惟恐生事皆是物也彼其是非雜揉賢不肖混殽方且昏亂陵夷之不暇尚何斂福錫民之可望哉吾意如此而或者疑之以為經言無偏無陂無作好惡則所謂極者豈不實

有取乎得中之義而所謂中者豈不真為無所去就憎愛之意乎吾應之曰無偏無陂者不以私意而有所去就爾然曰遵王之義則其去惡而從善未嘗不力也無作好惡者不以私而自為憎愛爾然曰遵王之道遵王之路則其好善而惡惡固未嘗不明也是豈但有包容漫無分別之謂又況經文所謂王義王道王路者乃為皇建有極之體而所謂無所偏陂反側者自為民歸有極之事其文義亦自不同也邪必若子言吾恐天之所

以錫禹箕子之所以告武王者上則流於老莊依阿無心之說史莊子傳莊子著書大抵率寓言也以明老子之術畏累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言無事實下則溺於鄉原同流合汙之見孟子盡心下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云云故曰德之賊也雖欲深體而力行之是乃所以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將何以立大本而序彝倫哉作皇極辨

或曰皇極之為至極何也予應之曰人君中天下而立四方面內而觀仰之者至此輻湊於此而皆極焉自東

而望者不能過此而西也自西而望者不能踰此而東也以孝言之則天下之孝至此無以加以弟言之則天下之弟至此而無少過此人君之位之德所以為天下之至極而皇極所以得名之本意也故惟曰聰明睿智首出庶物記中庸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易乾卦首出庶物萬國咸寧如所謂天下一人而已者然後有以履之而不疚豈曰含容寬裕一德之偏而足以當之哉客曰唯唯因復記于此以發前之未盡

皇極辨後 此篇辨論莊子執中之失

莊子曰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莊養生主篇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督舊以為中上文注緣督以為經李云緣順也督中也經常也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見醫書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見記深衣篇注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為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姦打訛者也見二程語錄故其意以為為善而近名者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

為惡之過也唯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見上注）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

無權耳盖猶擇於義意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孟盡心上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老莊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盖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乃賊德之尤者孟盡心下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盖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文中子周公篇詩書盛而秦世滅非仲尼之罪也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齋戒修而梁國亡非釋迦之罪也則吾不

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辯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顏子所好何學此篇論性之明誠

程頤

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為好學語哀公問弟子孰為好學孔子對曰有顏回者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為人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

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

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
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見語全句出處
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則邪
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
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語十二篇句仲尼稱之得一善則拳
拳服膺而弗失之矣記中庸句又曰不遷怒不貳過見語全句有
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
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

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記中庸句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見盡心篇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故仲尼曰不幸短命死矣蓋傷其不得至於聖人也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

所欲不踰矩是也或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為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已而求諸外以博聞彊記巧文麗辭為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顔子所好異矣

盡性上

此篇論内外之道同出於性

張文潛

一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性而已夫道之在萬物雖泮散殊别無所往而不得然其歸有二而已自内而本之者為聖人之神故凡大至於參天地廣至於贊化育禍福大故也而不得蕩其和死生至變也而不得干其常所以極天下之高明而寂然不動以待萬物之至者皆道之在内者也自外而致用者為王者之事故凡觀變以應天下之動而利用以成天下之務大之為禮樂小之為政刑所以鼔衆動民出而與一世同患無所感而不

通盛德大業待之以立者皆道之在外者也嗚呼道則廣矣大矣然不在外則必在內不在已則必在物所謂道者不外是矣且天下之道不過於內外而內外之道其初曷出哉凡在內者乃吾之所受於天而虛靜明達無所待於外者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記中庸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凡在外者取吾所受於天者而顯諸形名事物之際與物兩得而布之天下取諸心而施諸事本乎天而成乎人動於無為而著於有形使天下萬物蒙

其利所謂喜怒哀樂發而中節者也故内外之道雖殊而同出於吾性故兩言而盡天下之道者曰内外一言而盡内外之道曰性而已然則天下之物未有逃於吾性之表則吾性者盡天下之能事者也聖人之所以為聖人者豈能強其性之所無而附益其所不足哉然盡其性之所受於天者而無有闇蔽不照之累天下全受於我者全得之而已矣故能盡已之性則能盡天下之道能盡天下之道而後為聖人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

人其别蓋多矣彼其為是大小之辨者亦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廣狹故其為德也所立有小大性猶山也自聖人至於庶人登山者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而其強立者出入上下無所不至陟焉而窮其高降焉而極其深盡一山之視而無不至之處故無不至者聖人也或蹈其半或止其下者賢否之别也均是性也因其所見而為聖賢之别均是山也因其所止而知強弱之異故人之繕性也有不求而性之於人也無不足人之

登山也有不盡而山之於人也無不與子思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記中庸云）故道出於性教出於道一得吾性而道與教舉矣

盡性論下

（此論聖人盡己之性趨善避惡兩極其至）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嗚呼此性之說也蓋孟子嘗以謂性善矣（孟告子上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云云）夫善者萬物之一也萬物皆備於我則我之所受於天者獨善矣乎故吾知孟子為性善之說其有救乎當世之變

而非性之至論也揚子曰善惡混修身篇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爲善人修其惡則爲惡人揚子之論出於萬物皆備於我者也然則盡已之性而爲聖人則聖人之於性豈有兼受其惡者哉是不然聖人之於聖其智足以知之者無不盡矣凡性之可以爲善者聖人者達之無不至其極凡性之可以爲惡者聖人察之無不極其微於是乎有學焉開其所由達之途使趨者必至其極而無蔽閡於前治其所能察之隙使避而遠者必盡其微而無有鑠奪陷溺之累

故能盡性之大體則趨善而遠過也兩皆至其極故善之在我者無不舉惡之在我者無不去自聖人而下之至於庶人自上智而下之而為下愚所以為賢否之殊者亦計夫所趨之善有淺深所避之惡有小大之殊者豈有他哉其於性也所見有全有不全故也昔者顏子之於孔子蓋仰之彌高鑽之彌堅語子罕顏淵喟然嘆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夫高與堅也凡人之性舉有之也孔子至焉而顏子之力幾疲於是矣是何也孔子得其善之极

於天者盡而顏子得之也有不至者矣夫子之門人自子路子貢之徒皆嘗有不善於其身賜之貨殖語十一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由之兼人同上公西華曰由也問聞斯行諸子曰有父兄在子曰由也兼人故退之是也二人者蓋終身而不知止而顏子之於不善也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繫辭子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夫顏子之於子路子貢其性之質一也然其於不善也遠之者至於未嘗復行而不改者至於終身何也豈顏子遠其惡之授於天者盡而由也賜也有

十先生奥論註後集卷二

歷代論

胡寅

秦

此篇論秦取天下由先破韓魏然亦本得人之力

昔秦皇帝以少年英鋭之氣蹙六國而夷之首縶韓王繼削趙壞元戎橫擊而大梁不守武旅前趨而壽春以平遼東之地入我版圖臨淄之積歸我王府並見史秦本紀於是郡邑海内稱帝而治史始皇二十六年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後世見其舉兵之尅

而取亂之易也皆曰秦皇帝善將將而王李蒙白善將兵王翦李牧蒙恬白起四人皆秦將故能取天下嗟夫是未究其本也且山東諸侯六國地皆千乘而足以爭衡天下賈誼過秦論當此之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約從離横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於是六國之士云云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衆叩關而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而不敢進獨秦皇帝優游談笑以一敵六席卷而吞之同上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長策而馭宇内吞二周而亡諸侯是豈一朝夕之故哉蓋秦之先君皆侈然有併吞八荒之心而其大臣謀主亦皆為異世計過秦論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内囊括四海之意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也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鬬諸侯自繆公以來威權形勢常雄諸侯太史公曰自繆公以來至于秦王二十餘世常為諸侯雄精兵銳師左縈右朴勢如摧枯往必糜潰東征遣某軍西擊用某將今年圍某邑明年下某城而衡人又以其威稜恐惕於外於是六國之君寒心破膽求成請媾之不暇媮一時之安而恬後日之毒出有盡之地而充無已之求不愛膏腴沃壤以資奉之孝公既沒惠文武昭襄蒙故業因遺策南取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饒之地以致天下之士

合縱締交相與為一方獻名都復効大邑盟載伊始弓矢未櫜而關西之師又出於函谷矣夫惟諸侯之地日瘠秦地日肥則諸侯之勢益弱而秦勢愈彊矣譬如假賊以兵惠盜以糧必産後害是以數世之後始皇帝得以拱手而取之也賈誼過秦論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嘗以天下地圖按之韓魏之地南蔽諸國秦人破之不先則安能過都越國而致討於人乎不據要害不散從約以彊我而孤敵則安能圖大事乎是故加兵全魏取城六十使魏人震慴則

穰侯之為也史穰侯傳穰侯為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河西取城六十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切切然收韓是謀則范雎之為也史范雎曰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伯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盛楚趙楚趙附則齊必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乃拜范雎為客卿謀兵事且欲發使於韓云云鄭食其曰塞成臯之險杜太行之道以示諸侯形制之勢大築冀闕迁都咸陽使秦人據河山之險以制諸侯死命則衛鞅之為也史商君傳以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居三年築冀闕宮庭於咸陽秦自雍徙都之太史公曰秦地被山帶河以為固四塞之國也游說列國散從解約使秦人得出甲而馳騖於外則張儀之為也史張儀游

說諸侯云云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親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用於秦者乃使人激感張儀云云張儀得見秦惠王惠王以為客卿與謀伐諸侯徹此二三子逆去其害而先置其利則始皇帝之君臣欲以一旦取天下可乎嗟夫祖龍之君史始皇紀使者從關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龍死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奉璧具以聞始皇曰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玉也因前世以有天下而躬自壞之甫十有四歲而咸陽遂亡其淫虐侈麗之迹先儒言之詳矣自過秦而下前賈誼作過秦論若仲舒谷永嚴安徐樂吾丘主父劉向揚雄

蒯通伍被晁錯釋之鄒陽賈山終軍之儔皆嘗伸筆舌而數其罪愚不復論

西漢上 此篇論高祖短於處事長於聽言

高祖短於處事而長於聽言 班彪王命論高祖知人善任使以信誠好謀達於聽受見善如不及從諫如順流 本紀 故能仗劍三尺奮起徒步以有天下 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 尋其處紛亂之際猷為經畫鮮不倒行逆施之幾敗大事賴佐命之臣反覆辨正開其如此禁其若彼高祖釋然於心躍而從之 漢王與酈食其謀橈楚權欲立

六國後漢王令刻印張良來謁漢王方食以告良良請借前箸以籌之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銷印是以事無困廢之既不然天下非高祖有也嘗讀楚漢之書私怪高祖之失謀其大有六而其他尚多有之始其南陽之勝遽欲引兵而西不有留侯之謀則宛擊其後秦兵數其前危孰甚耶本紀秦三年六月與南陽守齮戰犨東破之略南陽郡南陽守走保城守宛沛公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彊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藍田之捷西入咸陽遽欲止宮休舍不有樊噲之謀則蠱於聲色沮撓軍氣害孰甚

耶沛公引兵擊秦軍大破之藍田南遂至藍田又戰其北秦兵大敗遂西入咸陽欲止宫休舍樊噲張良諫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復軍霸上

刻印苴茅封六國後非聞八不可之謀則賢臣四分勍敵並起長亂必矣

漢王欲立六國後趣刻印具以酈生計告良良曰昔湯武伐桀紂封其後者度能制其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死命乎其不可一矣武王入殷表商容閭式箕子門封比干墓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二矣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以賜貧窮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三矣殷事已畢偃革為軒倒載干戈示不復用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四矣休馬華山之陽示無所為今陛下能乎其不可五矣放牛桃林之野天下不復輸積今陛下能乎其不可六矣且夫天下游士離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者但日夜望咫尺之地今乃立六國後是无復立者游士各歸事其主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

可七矣且楚唯無彊六國復橈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其不可八矣誠用此謀陛下事去矣漢王令趣銷印

既入武關遂欲擊秦嶢關之軍非閒旗幟為疑兵之謀則以少犯衆兵力不敵覆師必矣遂西攻武關入秦秦遣將將兵距嶢關沛公欲擊之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動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使酈食其陸賈往說秦將啗以利秦將果欲連和沛公果欲聽之張良曰不如因其怠解擊之秦兵大敗

項羽方彊還之於南鄭之僻反切齒而不行賴酇侯陳屈申之說然後隱忍以圖大也羽自立為西楚霸王王梁楚地九郡都彭城背約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蕭何諫乃止

項羽既弱分之以鴻溝

之西乃東甲而欲去賴曲逆獻養虎之說然後剛決以
就功也羽少助食盡乃與漢約中分天下割洪溝以西為漢以東為楚羽解而東而漢王欲西歸張良陳平諫曰今漢有天下大半而諸侯皆附不因其幾而遂取之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從之鄉使當
此機會之際高祖牽情而徑行則天下之勢何如耶由
是知高祖明於見機而精於料敵者獨能廣寬兼聽以
佐裁決耳于時好善如不及從諫若轉圜梅福傳云下至販
繒屠狗狂生戍卒之計皆取而用之灌嬰睢陽販繒者也樊噲以屠狗為事後班彪論曰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云云是以能從容閒暇

而定帝業於五載間也異姓諸侯王表漢亡尺土之階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且秦之末塗天下雲擾陳勝吳廣舉陳武臣張耳舉趙田儋舉齊景駒舉郢周市舉魏韓廣舉燕豪傑矯據都邑相望及夫僭偽之國以次勦滅而衡行天下獨一項羽耳彼以蓋世之材仗全楚之勢噫嗚咄嗟則三軍之士披却而不振羽令壯士挑戰漢有善騎射曰樓煩楚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羽大怒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射羽瞋目叱之樓煩目不能視手不能發走還入壁不敢復出大小七十餘戰未嘗敗北可謂難敵矣然高祖率困之於垓下而戮

之於東城者固天時亦人謀也羽壁垓下軍少食盡漢卒諸侯兵圍之數重夜直潰圍南出漢追及之羽復引而東至東城追者數千自度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擊者服未嘗敗北遂伯有天下然卒困於此此天亡我非戰之罪也遂自刎嗟夫我屈羣策以為裨助揚重黎篇漢屈羣策羣策屈羣力而彼亦能用衆謀則雖雄之勢未能安決羽迺使人謂漢王曰天下匈匈徒以吾兩人願與王挑戰決雌雄毋徒苦天下父子為也惟其我能資諸人而彼慠羣策以自屈是以有興亡之異也要之西漢之興本聽言而已矣

西漢下

此篇論西漢之亡在於外戚之擅權

人君有天下而未知治亂得失之機胡不取前世之已事觀焉某事果利乎循而行之某事果害乎矯而變之庶幾可以遠禍亂基太平也今夫天子以一身而制天下者以有權利也惟利可以役人權可以制人是以不出殿陛而天下惟吾之聽苟不能謹惜名器而輕以假人（孔子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倒持太阿（梅福傳秦倒持太阿授楚其柄）授人鐔柄則晚節末路抱持虛器而威勢下移矣又況外戚之倫少不知學徂富貴之居則志易以僭挾禁掖之勢則權

易以專其始盜天子之威福為予奪以刼持天下天下
既側目而畏之則還以恐愒於上而邀望大利矣君人
者奈何不加抑遠而使之立朝乎西漢之業以外戚亡
議者過成哀之君縱不能遠取前世事以為規鑒胡不
以祖宗之得失耳目未遠者觀之乎始文帝以后弟竇
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既而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卒拜
申屠嘉嘉本傳文帝以后弟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
元帝以馮野王行能第一欲用為御史大夫既而曰後

世必謂我私後宫卒用張譚元帝時御史大夫李延壽卒在位多舉野王功能第一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宫親屬以野王為比乃下詔以太子少傅張譚為御史大夫野王乃嘆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是二帝者矯私徇公若此其蚤也過絶外戚之亂若此甚也繼其後者若之何不循而行乎異時吕氏盜朝産禄肆亂不有太尉主兵而北軍助順則海内危矣高后紀將軍禄相國産顓兵秉政自知背高皇帝約恐為大臣諸侯王所誅因謀有亂大尉勃與丞相平謀勃入北軍不得入迺令紀通持節矯内勃北軍勃復令酈寄説禄以兵授大尉勃勃入軍門行令軍中曰為吕氏右袒為劉氏左袒軍皆左袒勃遂將北軍産不知禄已去北軍入未央宫欲為亂殿

門弗內勃逐産殺之悉捕諸呂皆斬之

霍氏繼起禹山專制肆行非度陰有異謀非宣皇帝毅然加兵則宗廟恐矣霍光傳宣帝始立立微時許妃為皇后光夫人顯愛小女成君欲貴之私使乳醫淳于衍毒藥殺許后因勸光内成君代立為后光薨後語稍泄於是上始聞之而未察更以禹為大司馬冠小冠亡印綬罷其右將軍屯兵顯及禹山雲自見日侵削數相對啼泣自怨於是始有邪謀矣會事發覺雲山明友自殺顯禹廣漢等捕得禹要斬顯及諸女昆弟皆棄市

彼二氏者柄朝未幾而産害已若此繼其後者若之何不矯而變乎悲夫建始以後建始成帝年號政柄旁落歸于王氏五侯羣弟更迭弄權河平二年上悉封舅譚為平阿侯商成都侯立紅陽侯根曲陽

侯逢時高平侯五人同日封故世謂之五侯威勢翕習青紫充滿王氏子弟皆卿大夫侍中諸曹分據執官滿朝廷排擯宗室孤弱公輔誅戮亡忌擊斷不請大將軍王鳳用事上遂謙讓無所顓左右常薦光祿大夫劉向少子歆通達有異材上說之欲以為中常侍左右皆曰未晚大將軍上於是語鳳鳳以為不可乃止其見憚如此而當時之君瑣瑣碌碌曾不敢舉手開喙以預天下事自王章以直言誅王商傳直臣王章訟商忠直言鳳專權鳳竟以法誅章劉向以正諫黜向本傳時政由王氏出向極諫曰今王氏一姓乘朱輪華轂者二十三人青紫貂蟬充盈幄內魚鱗左右大將軍秉事用權五侯驕奢行汙而寄治身私而託公莞執樞機朋黨比周兄弟據重宗族盤互而忠讜之士卷舌矣

杜欽谷永之朋方且逆望風旨揄揚贊頌並見本傳而張禹孔光共為持計不肯吐忠于上並見本傳由是漢室彫弱不振至于賊莽則大事去矣孝平之世政自莽出至乎變旲見於上民怨於下莽亦不能文也彼且文飾休符招致琛賝作為石匱大誥之書以愚弄天下莽本傳羣臣乃盛陳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千載同符宜賜號曰安漢公平帝崩莽自謂威德日盛遂謀即真之事梓潼人哀章見莽居攝即作銅匱為兩檢署其一曰天帝行璽金匱圖其一署曰赤帝行璽言王莽為真天子則漢其不亡得乎噫自古天下敗於外家者惟漢與周然隋文帝東平全齊而西破巴蜀五王

姦謀同日擿發則於宇文氏不為無功楊安之女為周宣帝妃堅以元舅輔政有功於國卒受周禪是為隋文帝方之安漢可異日談也王莽號安漢公

東漢上此篇論光武明於料敵而長於用人

世祖皇帝單車匹馬崛起閭巷東西誅戮以復漢室而君海內議者皆曰新室苛政民困水火于時豪傑之士有能倡義大呼拯援焚溺則耄倪遠近攝衽而從之矣故建武之業捷如覆掌嗟乎是不然彼公孫述據巴蜀隗季孟竊隴右彭寵張步之徒紛紛而起並本傳皆有戡

亂之名胡為卒敗塗地耶議者又曰西京之民涵休於漢氏之渥澤久矣自姦臣擅命僭偽四作天下喁喁仰思漢德故南陽諸劉易以集事嗟乎是又不然劉永起睢陽盆子竄中原皆豐沛之胄而終死人手（並見本傳）天水之豪（隗囂聞莽敗謀起兵應漢稱漢復元年據天水）邯鄲之盜（王郎以為河北有天子氣詐稱成帝子子輿趙繆王子林率車騎數百入邯鄲立郎為天子漢兵拔邯鄲斬之）皆假託宗籍以詆欺天下而何為竟無成也從是論之則光武之興智謀英畧必有加人者矣蓋光武明於料敵而長於用人

是以豪傑之士不能與之競鞭並進以角中原也然則明於料敵奈何曰籌之方寸之中遠料萬里之外光武賜竇融璽書既至河西咸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揣微射隱無不如目擊者若乃遣朱祐以討秦豐誘耿純以襲劉楊任侯進以要赤眉之衆並見本傳劉盆子傳樊崇起兵於莒恐其衆與衆兵亂乃皆朱其眉以相識別由是號赤眉皆逆料事情而授以成筭策其必勝已而果勝也吳漢之討蜀與劉尚異營鄧隆之救薊與朱浮別壘並見本傳及光武紀救援阻隔而無以濟師策其必敗已而果敗也夫是

之謂善料敵而長於用人奈何曰收集以廣其來委任以課其功存撫以激其忠敦奬以厲其氣若乃設壇場以拜馬武見本傳脫左驂以遺賈復本傳王莽末時下江新市兵越復起聚衆數百人復北渡河光武召見奇之署復破虜將軍督盜賊復馬羸光武解左驂以賜之揮綬以賜李忠本傳忠遂與任光同奉世祖世祖自解所佩綬以帶忠因從攻下屬縣解衣以衣來歙見本傳明之至矣寇恂之守河內寇恂文武備足有牧人御衆之才乃拜為河內太守謂恂曰昔高祖留蕭何鎮關中吾今委公以河內馮異之定關中本傳異朝京師引見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耿弇建策之功本傳帝謂弇曰

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

王霸渡河之役本傳王郎起光武令霸至市中募人將以擊郎光武即南馳至虖沱河候吏還白河水流澌無船不可濟官屬大懼光武令霸往視之霸詭曰冰堅可度遂前比至河河冰亦合未畢數騎而冰解光武謂霸曰安吾衆得濟免者卿之力也

皆諄諄然稱揚褒美以慰功臣之心而作將士之氣卒之授鉞四七有翼扶王運之功焉馬武傳論中興二十八將前世以為上應二十八宿又張平子東京賦世祖龍飛白水鳳翔參墟授鉞四七共工是除夫是之謂善用人也蓋善用人矣雖短於料敵亦可取天下高祖是也乃若一身而兼有之則光武之興晚矣

東漢下

此篇論人重名義而其業壞於宦官之亂

人君收集忠賢環布列位養其剛氣而厲其偉節使之正色立朝奮不避死則雖有姦臣決不能肆志於天下何者狡詐之謀一有暴露則正士憤疾戮力而攻之矣夫惟僉壬攢朝擊去君子圜視前後無復顧忌然後爭逞誤國之計而圖其私也在昔東漢之世人重名義仕於朝者類皆慷慨忠勇芥視爵位而喜於嬰小人之鋒學於時者亦能品覈公卿崇論閎議而敦尚名節一有

異此則芸夫孺子獻讖而騰笑矣觀夫孝和以後主勢陵弱前有竇憲擅朝（和帝即祚幼弱而竇憲兄弟專總權威内外臣僚莫由親接所與居者惟閹宦而已）後有梁冀用事（梁冀立質帝又潛行鴆殺帝復立桓帝專擅威柄凶恣日積百僚側目莫敢違命天子恭已而不得有所親豫）手握王爵竊盜天憲（宦者傳序句）呼吸指揮可以貧富生死天下而士於此時終不肯俛意屈節少有承順而程奏顯言條疏其罪者何多也若樂恢何敞丁鴻袁安李恂伯魚之倫固嘗詆摧於竇（並各見本傳）而張綱杜喬黃瓊延篤周勰陳龜之朋固嘗沮抑於

梁矣並各見本傳是以彊梁之凶虓氣而不敢動不然天下無漢豈待建安之末哉彼閹人腐夫五邪曹趙之輩中常侍單超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共誅梁冀五人同日封侯其後轉橫云云桓帝紀論五邪肆虐流衍四方曹節與趙封並見宦者傳既以目見前日之事矣將播虐於天下而逞已之所欲為竊計以謂孱昏之君固可愚弄於掌股之上而不足畏有能奮臂以搏我者獨四方忠義之士爾於是假手於牢修借交於朱並前見本注厚誣名賢指為鉤黨靈帝建寧二年侯覽諷有司奏李膺等皆為鉤黨之獄死者百餘人諸附從者錮及五屬制詔州郡大舉

鉤黨于是天下豪傑及儒學行義者一切結為黨人欲一網而去之若李膺杜密范滂張儉之流不能以身免而其他死徙廢禁六七百人不既多乎侯覽怨張儉尤甚覽鄉人朱並素佞邪為儉所棄承覽意指上書告儉與同鄉二十四人別相署號共為部黨圖危社稷而儉為之魁大長秋曹節因此諷有司奏諸鉤黨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寓荀昱翟超劉儒范滂等請下州考治黨錮之既涉七十載寃濫之氣上通於天不既久乎李膺等百餘人皆死獄中自此結為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濫入黨中人州郡承旨或有未嘗交關亦羅禍毒其死徙廢禁者六七百人凡黨事始自甘陵汝南成於李膺張儉海内塗炭二十餘年由是賢人君子無復居朝而閹寺之勢日

以翁習迴天獨坐之謠譁于民間單超傳徐璜具瑗左悺唐衡四侯轉橫天下為之語曰左回天具獨坐徐臥虎唐兩墮私竊威權公取貨賂豪奢刻虐無不為矣其後陳蕃竇武擊之而見誅陳蕃謂竇武曰曹節王甫等自先帝時操弄國權今不誅之後必難圖武深然之武白太后誅曹節等太后猶豫未忍而曹節脇尚書作詔板拜王甫為黃門令收捕武等武不受詔執蕃送北寺獄殺之武自殺何進王允謀之而不勝何進拜大將軍與袁紹謀誅宦官進召王允與謀進後為張讓所斬漢室於是大壞嗟夫東漢中葉邪不勝正故亂而不亡及其末塗正不勝邪由是逐鹿之人叩關而至矣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後之君能

戒於此不使姦邪得志而君子道長誠天下之福也

曹魏　此篇論武帝不知人之過

人君無敏識精鑒以照知人材而疑其可信信其可疑甚大患也昔者魏武帝東西征討艱苦百戰而老身於鋒鏑之間其規爲志意将以合天下也而三方終不平将以傳後嗣也而胙國者止五世而已矣竊嘗誦其書而追攻其失不知人之過也今夫劉備割據於當年而司馬仲達之子孫篡奪於後世皆覬魏者也而詳觀其

實迺武帝之自取何者備之困於袁呂而來奔也帝固策其英雄與已敵也劉備與袁術相持經月呂布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公曹公厚遇之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程昱郭嘉固嘗稱有雄才不肯為人下矣其亦宜先慮而早圖之以絕後害奈何恬不控制而又縱之乎呂布襲劉備備來奔程昱說公曰觀劉備有雄才而甚得衆心終不為人下不如早圖之公曰方今收英雄時也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不可又劉備來奔或謂備有英雄志今不早圖後必為患太祖以問郭嘉嘉曰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為名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太祖笑曰君得之矣司馬仲達數以智謀裨贊大

業帝固察其有雄豪志矣然惑於臨履芻牧之僞披懷而信之熟視其狐媚之謀縱觀其狼顧之相而恬不屑意晉宣帝紀魏武察帝有雄豪志聞有狼顧相欲驗之乃召使前有令反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預爾家事是以基宇為蜀侵而國祚為晉奪皆自取之也至於楊修有射隱之才本傳序云季珪有料敵之智崔琰字季珪見本傳荀彧孔融之賢郭嘉桓邵之傑並見本傳皆可付以機要而仰其成績者也返嫉其勝已無故而斃之謀臣傷心壯士挫氣由是英偉倜儻之輩果足而不敢向

宛洛矣嗚呼於姦猾則可疑而信於英彥則可信而疑無乃左乎昔慕容垂仕於苻堅而陰有異志王猛苻融策其必叛而堅弗之察慕容垂奔秦初秦王堅陰有圖燕之志憚垂威名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王猛言於堅曰慕容垂父子譬如龍虎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雄奈何殺之乃以垂為冠軍將軍其後淮淝之歸請巡撫燕岱而堅縱之遂猖獗不可制矣慕容垂傳堅之敗於淮南也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奔垂垂世子容勸垂滅堅垂弗從堅至澠池垂請至鄴展拜陵墓因張國威刑以安戎狄堅許之權翼諫曰垂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飛遇風雲之會必有凌霄之志惟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未幾垂果叛魏

祖之遺劉備其失類此也蕭道成仕宋明帝察其非人臣相又以謠讖知其必享天下南齊本紀高帝姓蕭名道成宋以帝為假冠軍將軍加都督五州明帝嫌帝非人臣相而入間流言帝當為天子然而因循退怯不能早為之慮其後竟以代宋魏武之貸仲達其失類此也若曰玄德仲達皆天所賛而非人力所能制則愚不之知矣儻曰天道遠人道邇左昭十八年子產曰云云姑以人事而揆得失則魏祖豈容無失哉

蜀此篇論三傑優劣闕張不及諸葛之功

或問漢高祖得三傑為輔故能芟夷逋穢亟定大業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填國家撫百姓給餉饋不絕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衆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唐明皇得三傑為臣故能興起太平比隆貞觀宋璟為右相張說為左相源乾曜為太子少傅同日拜有詔太官設饌太常奏樂會百官尚書省東堂玄宗賦三傑詩自寫以賜玄德之興亦有三傑以筦戎旅傳幹曰劉備寬仁有度能得人死力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關張二人勇而有義皆萬人之敵而為之將此三者皆人傑也以備之畧三傑佐之何為不濟而訖不能取吳魏以合天下賢者亦無益於國乎曰否不然也

當西漢之初所與爭天下者項氏也彼方妬賢嫉能信用間謀（高祖紀上曰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對曰項氏妬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與人功得地而不與人利此其所以失天下也上曰云云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所以為我禽也）而高皇帝得蕭張韓信以為裨助則其興晚矣（見上注）唐之開元四海混一彊梁之凶虓氣而未敢動明皇帝得宋璟張說乾曜以粉澤王化則其治宜矣（見舊史本紀）先主之興孤立一隅西有孟德（曹操字孟德）宅許洛之勝東有仲謀（孫權字仲謀）據揚越之廣挾天子以劫天下

則不如曹〔見諸葛亮傳〕訓齊武備揣料敵情則不如孫〔見吳主傳〕彼且披懷虛己收集賢智而虎臣彪將交至層出樂為之用蜀於此時雖得三傑以救紛亂尚未克制勝況所用三傑者未必皆人傑乎嗟乎傅幹以孔明關張為蜀三傑以愚觀之是獨一傑耳方先主之未遇孔明也小戰輒殲大戰輒北身居袁呂掌握中者數矣〔蜀志袁術來攻先主先主拒之於盱眙淮陰先主與術相持經月呂布乘虛襲下邳虜先主妻子先主求和於呂布布還其妻子先主遣關侯守下邳還小沛復合兵得萬餘人呂布惡之自出兵攻先主先主敗走歸曹公〕一朝卧龍

起而佐之教以跨有荊畧取益部以據要害諸葛亮傳徐庶謂先主曰諸葛孔明者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由是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主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計將安出亮答曰云云荊州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若跨有荊益保其巖阻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荊州之軍以建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衆出於秦川則霸業可成於是吞劉璋之國兼劉琮之衆而基宇定矣曹公南征會表卒子琮代立遣使請降主主乃將其衆去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琮荊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云云益州牧劉璋勑關戍諸將文書勿復關通先主先主大怒進圍成都璋出降赤壁之戰孫權遣周瑜程普等水軍數萬與先主并力與曹公戰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羣下推先主

為荆州牧渡瀘之役諸葛亮傳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云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皆能
集一時之俊功以廣疆宇已而龍驤虎視有飲馬河洛
之志吳鴻臚張儼作默記論亮長驅祁山有飲馬河洛之志真可謂一世豪傑而
懔懔乎管樂之上矣諸葛亮每自比於管仲樂毅乃若關雲長張益
德雖曰萬人敵而程昱輩奇之張飛雄壯威猛亞於關侯魏謀臣程昱等咸稱關張萬人之敵
然功業之著見者蓋鮮耳雖嘗督軍敗于禁先主為漢中王拜雲長為前將軍率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没禁降雲長威震華夏
横矛挫曹公曹公入荆州先主奔江南曹公追之先主聞曹公卒至棄妻子走使

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敵皆無敢近者故遂得免然皆勇有餘而智不足者又況驕士大夫而弗恤小人躬速戾之道而身以僇沒謂之人傑可乎然則崎嶇萬里之蜀不能合吳魏以取天下非不幸也當天下分裂之時雄傑並起以智鬬智則智有時窮以力角力則力有時屈惟能兼衆智屈羣力者得天下矣先主寬恤洪毅有英雄之槩惜其賢佐止一孔明而其餘爪牙腹心之寄類皆亡以逾人是以老於兵革而志卒不就西陵之敗

飲恨而死悲夫

隋此篇論廢立太子之失

高祖靖三方之難本紀周德將盡禍難頻興宗戚姦回咸將竊發顧瞻宮闕將圖宗社藩維連率逆亂相尋搖蕩三方王受天明命除群凶紓城社廓妖氛於遠服破五王之謀趙王招陳王純越王盛滕王逌並至于長安云云雍州牧畢王賢及趙陳等五王以天下之望歸于高祖因謀作亂高祖執賢斬之寢趙王等之罪因詔五王劒履上殿入朝不趨用安其心南國歸降北國遜避東隅西裔悉稟正朔史臣曰樓船南邁則金陵失險驃騎北指則單于款塞職方所載並入疆理禹貢所圖咸受正朔而君子不以為功日昃坐朝親攬

史事登秀髦納忠讜訓兵農協禮樂並見本紀而君子不以為治何者不能長慮却顧為扶持長久計顧輕以天下授之庸弱則治雖定功雖成其亂與亡無日矣今夫太子天下本本一摇天下震動奈何輕喜怒而妄與奪耶

昔者子戲僭立魯國亂史魯世家武公九年與長子括少子戲西朝周宣王宣王愛戲欲立為魯太子周之樊仲甫諫宣王曰廢長立少不順不順必犯王命犯王命必誅之云云弗聽卒立戲是為懿公括之子伯御與魯人攻弑懿公子荼繼統齊祚衰左哀五年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之子荼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長矣未有太子若何公曰二三子間於憂虞則有

疾疢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申生放逐全晉弱左莊二十有八年晉獻公烝于齊姜生太子申生又娶二女於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晉伐驪戎驪戎男女以驪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嬖梁五與東關嬖五使言於公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二五卒與驪姬譖羣公子而立奚齊至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扶蘇黜遠疆秦喪史秦紀始皇崩於沙丘乃為書賜公子扶蘇曰與喪會咸陽而葬趙高乃與公子胡亥丞相斯謀破去始皇所封書賜扶蘇者而更詐為丞相斯受遺詔立胡亥為太子賜扶蘇死未有儲副之位驟廢輕立而免於患者也又況以不肖而易賢乎房陵王監撫二十年岐嶷端良無大過闕守成之良主也房陵

王勇高祖受禪立為皇太子獻皇后意有它故甚責望
勇頗遣人伺察求勇罪過晉王知之彌自矯飾始構奪
宗之計因引張衡定策遣褒公宇文述深交楊約令喻
旨於越國公素既知意因盛言太子不才皇后遂遣素
金遂有廢立意奈何聽艷后萋斐之辭蔽狡童中傷之計上注又史
臣曰聽哲婦之言惑邪臣之說溺寵廢嫡託付失所滅父子之道開昆弟之隙文致其罪正坐
質責楊素舞文巧詆鍛錬成獄勇由是遂敗當是時也元旻營救而無以
敵張衡左衛大將軍五原公元旻諫曰廢立大事天子無二言詔旨若行後悔無及讒言罔極惟陛下
察之　上不答孝政辨明而無以勝楊素文林郎楊孝政上書諫曰皇太子為小人
所誤宜加訓誨不宜廢黜上怒撻其背于是降帝胄之貴而均之編列幽

因圈閉不翅賊雛而稚無惻隱之意乃移勇於內史省立晉王廣為皇太子仍以勇付之復囚於東宮逮至晉王之罪顯白上聞始大感悟悔不晚乎高祖寢疾於仁壽宮徵皇太子入侍醫藥為姦亂宮闈事聞於高祖抵牀曰枉廢我兒因遺追勇未及發使高祖暴崩已而大業之君怯侈無度盡取秦皇漢武之跡而踵之通鑑臣光曰煬帝以悖逆計謀坐承富強之業志驕氣溢慨然慕秦皇漢武之為人窮奢極欲兵連四夷政煩賦重盜賊蠭起云云耗儲偫於王門柳城之外發淮揚民十餘萬開邗溝自山陽至揚子入江渠廣四十步旁皆築御道植以柳頓師徒於陰山遼左之遠史臣曰頻出朔方二駕遼左海內騷然不聊生矣宮洛陽渠通濟狩揚

越巡朔方斬刈民力輸掠甚衆四海之衆叩心怨上大業元年巡歷淮海觀省風俗敕宇文禮與內史舍人封德彝等營顯仁宮南接皁澗北跨洛濱發大江之南五嶺以北諸郡三百餘萬開通濟渠云云車駕發榆林歷雲史泝金河旌旗輜重千里不絕云云郡縣競務刻剝以充貢獻民外為盜賊所掠內為貪吏所賦生計無遺加之饑饉無食於是大盜蔟起而無以抗之鹿游咸陽身死人手斯則付託不效所致也嗟夫開皇之盛文軌混一皆指日以俟太平而房喬父子以敍置嫡庶獨知其將亂終如其言信標鑒通悟之士哉文帝之克陳也天下皆以為將太平監察御史房彥謙私謂所親曰主上忌刻而苛酷太子卑弱諸王擅

權天下雖安方憂危亂其子玄齡亦容言於彥謙曰主
上以詐取天下諸子皆驕奢不仁必自相誅夷今雖承
平其亡可
翹足待

十先生奧論註後集卷二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燧

謄錄監生臣蕭文鉦